





02 托尼·莫罗纳斯在斯堪的纳维亚举行的表演 2017 (摄影:吴昊)

蒙克 (Edvard Munch) 是举世闻名的挪威艺术家，毋庸置疑，他也是具有开创性、引领性的当代艺术家。自他的《呐喊》(The Scream, 1893)诞生一百二十年之后，2013年，玛丽娜·阿布拉莫维奇 (Marina Abramović) 曾召集铁块族，在奥斯陆 (Oslo) 艾肯伯格公园 (Ekeberg Park) 的山上，俯瞰全城，策展呐喊。

艾肯伯格公园是奥斯陆一座著名的雕塑公园，位于奥斯陆以南，占地二十五公顷，二十四小时免费向公众开放。公园建于1900年。于20世纪年代，它曾一度非常受欢迎，但随着城市化和房地产开发，公园逐渐被遗忘。2013年重新开放。修建一个新的公园以激发女性为主题的，裸露的身体与愉悦似乎并不适合公众的目光。尽管自然遗产的改造让艾肯伯格公园引来无数争议，但它很快成为奥斯陆首屈一指的风

景名胜，世界各地的游客趋之若鹜。除了设施城市风光和海湾美景，游客可以在此次欣赏众多当代艺术作品。诸如詹姆斯·特雷尔 (James Turrell)、路易斯·布尔乔亚 (Louise Bourgeois)、丹·格雷厄姆 (Dan Graham)、珍妮·霍尔泽 (Jenny Holzer)、托尼·奥瑟勒 (Tony Oursler)、杰普森兄弟 (Jake and Dinos Chapman)、托尼·克拉格 (Tony Cragg) 等知名邀请的艺术家。

在艺术家斯托·塞特 (Stig Sæter) 看来，挪威当代艺术不拘形式，然而国际关注度远不够。2017年，她与策展人海尔格·马利亚·诺德 (比) (Helga-Marie Nordby) 共同发起海岸当代艺术展 (Coast Contemporary)，旨在搭建一个促进挪威与国际艺术界交流合作的平台，让更多人了解挪威与艺术家。

首届海岸当代艺术展于2017年9月21日至24日举行，主要场

地包括：

如青年艺术家协会 (Ung Kunstneres Samfund) 和北挪威视觉艺术家协会 (Association of North Norwegian Artists)。塞特认为，挪威艺术家的作品开始在政治表达诉求，但恰恰各经济体一起捍卫自己创作的权利。此外，或多或少发展成熟的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与运营。

近年来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挪威创作、研究、放映、在地表演、善始项目，以及闲暇时光的日常交流，活动日程紧凑，议题丰富，让参与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塞特致力于挪威视觉艺术家协会 (Norwegian Visual Artists Association) 董事会，协助该协会的艺术家争取资助支持。此前，她曾在奥斯陆做艺术家 (Open Oslo) 的负责人，每年艺术节期间，公众可以自由参加奥斯陆的三百家艺术工作室。

挪威艺术界的官方色彩极强，几乎所有职业艺术家都隶属于当地的艺

术协会。如青年艺术家协会 (Ung Kunstneres Samfund) 和北挪威视觉艺术家协会 (Association of North Norwegian Artists)。塞特认为，挪威艺术家的作品开始在政治表达诉求，但恰恰各经济体一起捍卫自己创作的权利。此外，或多或少发展成熟的专业艺术家的创作与运营。

近年来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挪威创作、研究、放映、在地表演、善始项目，以及闲暇时光的日常交流，活动日程紧凑，议题丰富，让参与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塞特致力于挪威视觉艺术家协会 (Norwegian Visual Artists Association) 董事会，协助该协会的艺术家争取资助支持。此前，她曾在奥斯陆做艺术家 (Open Oslo) 的负责人，每年艺术节期间，公众可以自由参加奥斯陆的三百家艺术工作室。

2017年其国家主权基金资产规模高达一万亿美元。在此后一些层面，像这样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巨额财富通常集中于少数财富阶层，然而挪威则实现了富庶于民，并有足够的资金投入全民医保、免费教育和艺术资助。每年，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可以获得大约20万美元的政府补助，为其实现舞台打下根基。有些艺术家因此不用为生计发愁，有条件专心创作。近年来，良好的生态环境使挪威创作、研究、放映、在地表演、善始项目，以及闲暇时光的日常交流，活动日程紧凑，议题丰富，让参与者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塞特致力于挪威视觉艺术家协会 (Norwegian Visual Artists Association) 董事会，协助该协会的艺术家争取资助支持。此前，她曾在奥斯陆做艺术家 (Open Oslo) 的负责人，每年艺术节期间，公众可以自由参加奥斯陆的三百家艺术工作室。

在驶过哥特兰海岸的塔格特山 (Torgatnatten) 时，船长让游客“360°”旋转，嘉宾们齐声喊出“向左转，向右转”。在游艇中，我们踏上了北疆路，注视着高耸的峡湾边仅有的几座房子，一片欣欣向荣，人们在海边举起手上的香槟和气球。

自1993年开航以来，因开创垂直沿海航线而闻名于世的海运路游，已经成为挪威游客最喜欢的身份象征之一。它希望更多人认为“我的西北—利铁路线”，是这个国家的象征，机舱内外的每一个国家不仅有蒙克和

文化以吸引游客，反而司空见惯，诸如蒙克打捞 (1857)、Prosektron Homanns 利奥那多·达芬奇等享有国际知名度的非营利机构与博物馆。目前，占地约一千一百平方米的新家莫克木馆 (Munch Museum) 正在抓紧施工，面积比旧馆三倍，预计于2018年秋天建成开放，将是奥斯陆一座新的城市名片。

四天的时间里，我们饱览大山和玻璃相框，经过数座温泉酒店、数十座红顶白墙的灯塔，我们途经许多美丽的小镇，从小渔村到以渔业闻名的大渔



28

吴前 (以下简称“吴”)：你怎么想到在电梯里表演？

托尼·维纳纳图 (以下简称“托”)：我之前没有这样的想法。之后，我发现在这里好几层，房间很多，容易迷路，失去方向，只有这样在上下楼梯，才能方向感。

托：我认为行李箱是坚硬、折断、重新打包、不停地拆……而当我们一起背着、搬行李时，对我而言，我没有固定的住处，就在各地旅行。我在旅社上床搭帐篷，住在这些，寻找适合我的创作方式和场所。

吴：你的作品中大量呈现北极巨大的形象，让人想起北极神话多于现实的描述。世界上有完美与伟大、万物自然生长、生生不息。但你在你的作品中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？

托：我心目中的形象创作于三个方面。首先，它是非人的、别的东西，没有性别，所以我觉得它没有具体的规则，用脚的形状去塑造这个形象。其次，我追求更多的自由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而自己的自由发挥得非常大。再次，它只在房间里，我想起其实人的行为方式类似。我们只想把人展示得美好光鲜的一面，对他人来说友好善良，但同时内心里也存在阴暗面，但同时也表现了人性，包含我们的各种情感，无论是在太阳的光线照耀之下，也可以。我们都是这样，互相之间也很不一样，接着就……（笑）。

吴：你的作品经常处于集中、是悬浮、不受、不稳定的状态在空气中是什么感受？

托：这其实是人的本能，也与平衡感有关。我们在地上走来走去，最高处不超过两米，但头上空间是无限的，所以出于本能，人总是想要向上走，这也是我探索空间的一种思维方式。

此外，我喜欢挑战得体的界限，有时候很难界定的是别的，特别是对身体的挑战而言。我不怕失败，相反，我更不要和平。因此我会在悬崖上跳舞，感兴趣的只是突破自己，探索身体的极限，而不是去做完美的表演。比如，我刚升起火吹歌需要坚持多久？如果我跟随着另一个人唱歌，声音会有什么变化？如果我有一条两米长的舌头，唱歌会是什么样的？所以，这种对抗让你的特性发生逆转，而不是迎合——平衡制。它还是与人的能力有关。

吴：当你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，我发现有观众想要帮助你，但你没有做出任何反应。

托：是的，我想要反应，但我听不懂他们的语言。

吴：嗯，对，你是一只巨怪，只会巨怪的语言。（笑）

托：是的，我是一只巨怪，我想他们会伤害我，还是想帮我？事实上，我需要帮助。

吴：你的怪怪语是什么样的？

托：想听听？（一段巨怪语吟唱）这是即兴的自由创作。语言很奇怪，现在我说英语，你也说英语，这都不是我的母语，有局限性。但如果能唱（巨怪语），我们都会有共鸣，包括节奏、形式、温度和情绪。

吴：你在表演时发声、吟唱、吹奏乐器，声音在你的作品中是什么颜色？

托：我把身体当作身体的延伸，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雕塑，可以边走边唱。声音可以是理性的，和物体一样具有有形的性质或属性，声音能让空气震动，激活空间。此外若没有声音，动作也是激活空间的一种方式。

吴：你怎么看待材质或者物质性的媒介与你的身体和行为之间的关系？

托：我喜欢让身体变形，喜欢用各种不同的材料来重新塑造它。我喜欢保留金属、碰触它们，我试图创造自己的、标准之外的现实。如果你认真，你可以让任何事成真。换句话说，标准可以被打破，被重建。我步行头和面部可以重塑我们看待身体的方式。我也会着眼睛表演，通过肢体语言，人要像最后一个雕塑。

吴：之前认为你的表演很有戏剧性，但在现场感受后，确实觉得质感十足，与环境的对话空间很大，什么样的空间会激发你？

托：我关心空间本身的能量、属性，以及独特性。比如电梯在这脆弱的车厢，而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车厢里，但外面天气晴朗，风很大，所以我会想要在车厢上做点什么。之前在意大利时，我就发现那种种开放的、流动的环境更符合我的想法。很多时候，我的创作取决于对现场空间的感知。此外，观众也非常重要。我会考虑我们需要什么，能建立什么关系。



托里·维罗纳斯：  
巨怪  
Tori Wrånes

26

01 书屋：维罗纳斯，海豚，2014-2016 纸影 / Aspasia museum, Anna Byrgård

02 托里·维罗纳斯在海边浴场与她的“巨怪”条纹，2017 纸影 / Anna Byrgård



04 “我爱你的”机器人，把戏，我们在说话，布伦南·豪斯曼艺术厅 2017 摄影：莉莉安

05 次道·利帕德，下午茶屋，表演，2017 青年当代艺术活动周 摄影：莉莉安

96

千百年来人类不断积累的经验，让驯狗师深感对于自然的浩瀚的感知，让驯狗师和驯人日常生活的点滴，勇敢地、艺术、不屈是如此吗？

十岁前，丹麦·格雷厄姆·将他的《驯服》写入了《无题》(Untitled, 1995)，安置在瑞典Lyngvær的群山之间。这里风景秀丽，人迹罕至，反反复复，植被茂密，天空，丰美的羊群，绵延的海水与巍峨的山峰，浪漫的自然景象为人类提供了栖息地，发人深省。著名策展人AK·多文(AK Dov)曾这样指导，她说这件装置装置季节变化，每天，在被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上，山上就像一个黑色的万圣节，中午，阳光猛烈，在这个发光体周围，多处可见她的手机，给我讲了一个关于驯服的故事，多年来往来于伦敦和弗吉尼亚州，这些伟大的美国艺术家，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回家改过。

与许多地区的艺术家不同的是，那

私人收藏不发达，在资助鼓励文化的大背景下，一方面是富人阶层对于收藏或者土生土长的不关心，另一方面是艺术家运营空间缺乏商业白盒子的独立意识与艺术自觉。而根据挪威视觉艺术家翁济基金会(Bilsen Kunstneres Hjelpefond)的规定：在展出出售的所有艺术品所得，其中的5%将赠予他的作品或艺术家。此举有助于让艺术家避开过度商业化的影响。在山地峡谷湾空间有限的三个雕刻中，汉娜·利帕德(Hanne Lippard)，中，汉娜·利帕德(Nancy Lupo)，诺拉·约恩(Nora Joung)，汉娜·福斯克(Hanna Fauske)，丹尼洛·科雷亚(Danilo Correia)，Gerasimina Floratos等年轻艺术家经常展出并销售自己的作品，这些项目大多由自身机构创办，或发展成的艺术组织。其中，汉娜·福斯克虚构了一个压榨的肉块狂欢者，将满行李箱的香肠、猪排、猪头肉散布于各个角落，制造了弥漫着腥气、令人窒息的氛围。游客瞠目结舌的观赏景象。此外，西莉·斯托利赫特(Silje Storlih)、莫莉·

格利·万德(Ingri Tuvund)、马塔斯·赫伦森(Mattias Härenstam)、乔亚·纳戈(Joar Nango)、托里·华尔(Tori Johannesson)、让·索洛伊肯(Jan Freuchen)等艺术家纷纷脱颖而出并享尽了舞台的艺术创作与理念。

比起·维罗纳斯(Tori Wrånes)的表演尤显令人印象深刻，她就是请我们自己坐下来，感受风对大海的律动。在达尔斯岛之前，她身力行的创作(troll)，被执行在瑞典著名的光电电梯里，沉醉而忘我的表演者们，包括·吉斯·山姆·萨拉·萨拉·波尔·马林·我们演奏，包括·吉斯·山姆·萨拉·波尔·马林·

97